



青春似火

QING CHUN SI HUO



青春似火

南开大学中文系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187×109毫米 1/32 印张 3 5/8 字数64,000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0/2·503

每册: 0.24元

目 录

晨耕	韩晓春(1)
青春似火	何维寿(14)
四封信	魏 东(29)
现场会召开之前	冯惠明(49)
阵脚	赵新元(59)
杨树村的早晨	蒋元明(72)
理想新歌	卢晓渤(88)
后记	(110)

晨 耕

韩 晓 春

那还是六九年我在部队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探亲，去蓟运河畔的凌燕村，看望当饲养员的舅舅郭云槐。

农乡七月，树木、庄稼全都罩着一层浓浓的墨绿色，蓟运河象条缎带，蜿蜒伸展，把块块庄稼地串在一起。

太阳象盆火烤着大地。我下了汽车，沿着蓟运河大堤向凌燕村走去。没走多远，一阵狂风，卷着滚滚的乌云，遮住了火辣辣的日头，天要下雨。我正想找个地方避一避，只见一个姑娘，牵着匹黄马迎面走来。忽然间，咔嚓嚓，半天空里响起霹雳，紧接着，铜钱大的雨点砸了下来，河面上立即泛起串串水花。那匹黄马听到雷声，竖起耳朵，脖子一梗，提起前蹄，长嘶一声。它两腿刚刚落地，一只脚踏在了堤坡上，身子一歪，眼看要滚下去。牵马的姑娘嗖地蹿过去，斜站在堤坡上，肩扛手推，拚着全身气力顶住了黄马。我急忙跑过去，拉住缰绳，帮她救起黄马。

大雨象鞭杆溜子似的，哗哗地往下泼。透过雨幕，

我看到那姑娘身上添了斑斑点点的泥浆，左胳膊上鼓起馒头大的包，青紫、青紫的。我拿出雨衣让她披上，姑娘一伸手接过去，披在了黄马身上。她指着大堤下的一个草棚子，在风雨中大声喊道：“走，到那儿避避雨去。”

我们还没走进去，里面已传出来一个尖细的声音：“哎哟，我的老天爷，刚才可真悬呢，风天雨地的，你牵着牲口干啥去？”

进去一看，原来是个五十上下的老太太，身边放着个背筐，盛了半下子猪菜。我认出是凌燕村的马二奶奶，她年青时唱过戏，眼下和舅舅一样，没有儿女。

那姑娘走进草棚，抹抹脸上的汗水说：“趁晌午，牵到兽医站去配种，省得耽误地里的活儿。”

“啥？”马二奶奶正要问我什么，听见这话，对那姑娘说：“牲口配种，闺女不看，小子不干，你到管起下骡子下马的事来啦。”

姑娘把水灵灵的眼睛一瞪，倔强地说：“没人管配牲口，大骡子大马能从天上掉下来？”

“男耕女织，各有分工，配牲口可不是闺女家干的。”

“你呀，还是满脑子旧戏文，县委号召咱自力更生发展大牲畜，我们念过几年书，正该为农村做出贡献。”

我听了连连点头，对二奶奶说，这姑娘做得对。

二奶奶不高兴地说：“咱村从没有过妇女喂牲口，

你一来，破了这个例儿，现在又要配种，不怕人家说闲话？！”一阵风刮进来，把马二奶奶的话吹得零零散散。

姑娘站在棚子边上，让风尽情地吹着头发，用一种自豪的声音说：“这可说对了。破旧立新，是我们红卫兵的光荣传统。为了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小伙子能干的话，我就能干！”

我站在姑娘对面，看她脸上放着红光，眼睛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觉得有些面熟，却又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面。

风吹散了乌云，太阳又露出笑脸。姑娘从黄马身上拿下雨衣还给我，对马二奶奶说：“我还得去兽医站，你领郭大伯的客回村吧！”说完，她笑了笑，拉起黄马，几步登上大堤，消失在绿树丛中。我有些奇怪，她怎么会认识我。二奶奶告诉我，她就是跟舅舅一块喂牲口的知识青年纪晨耕。我一下子记起来，我曾经见过这个机灵泼辣的姑娘。

六八年冬天，我回家时，和一批知识青年坐在了一个车厢里。上车不久，我便被一群去凌燕村的青年人围起来，他们被即将开始的战斗生活吸引着、激动着，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我把自己知道的关于凌燕村的情况全说了出来：凌燕村解放前是个春旱秋涝的盐碱洼，解放后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可现在在全县还是比较艰苦

的一个队。青年们凝神地听着。我对面坐着一个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女红卫兵，生着两道浓浓的眉毛，眉心还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她托着腮，眼睛一眨不眨，象是要一字不漏地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刚说完，她就站起身来，把辫子一甩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凌燕村。”“好极了！”青年们高兴地叫起来，又一窝蜂似地涌向车厢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那个女红卫兵对带队的老王说：“我要去凌燕村。”老王说：“你原来是哪个村的？凌燕村条件艰苦哇。”

“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女红卫兵响亮地答道，明亮的眼睛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叫什么名字？”

“纪晨耕！”

“纪晨耕？”老王若有所思地扶了扶眼镜，打开花名册，反反复复地找了几遍，也没发现“纪晨耕”三个字。“咯咯咯”，晨耕笑起来，调皮地眨眨眼睛，从老王手中接过花名册说：“我代你找。”她翻开去凌燕村的名单，刷刷几笔，添上了“纪晨耕”三个字，随即把花名册往老王手里一塞，带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和伙伴们跑开了。老王望着她的背影，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你呀！”

我被这一连串的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忙问她是怎么回事？老王告诉我，晨耕是烈士子弟，头一个报名下乡，但因她是独生女儿，没有被批准。想不到她钻上火

车，自己跑来了。

我立刻喜欢上这个带着一股子朝气的姑娘，到家的第二天，便去看望舅舅，想顺便打听下晨耕是不是真来了。

这是个雪后初晴的日子，远远的村庄，田野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光秃秃的树枝变成了毛茸茸的银条条儿。我踏着松软的积雪，走进饲养场，看见晨耕正和村里的庆柱一起锄草。她仍然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腰间扎了一根武装带，显得更加英俊利落。晨耕站在刀前，叉开双腿，使劲地往下按刀，晶莹的汗珠顺着她那红扑扑的脸颊流下来，又一滴一滴地落在草上。“噢嗒”晨耕的一条辫子从背上滑下来，差点儿让锄刀截一段去。“这辫子真碍事。”晨耕说着顺手抄起墙根下的镰刀，嚓嚓两下，齐着肩把辫子割了下来。看这情景我笑出声来。庆柱见我来了，告诉我舅舅在屋里，他又指着晨耕说：“她是新来的知识青年纪晨耕，还和马二奶奶沾点儿亲，叫她个姨姥姥。”我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是偷着跑来的，对不对？”一句话，说得三个人都笑起来。

不一会儿，舅舅走出来，晨耕见了，一步跨过草堆，“啪”地一个立正，站在舅舅面前，用一个战士的口气说：“知识青年纪晨耕要求做饲养员，拜郭大爷为师。”马二奶奶走进来，刚好听见这话，急得她站在舅舅身后，忙向晨耕使眼色，打手势，示意晨耕不要干伺

养员。晨耕没有理睬她。

舅舅两眼打量着晨耕，嘴角上挂着满意的笑容，他连连点着头说：“中，中！咱队上要发展大牲畜，正缺文化人，你有这个决心，就好好干吧。”这时，街上有人喊舅舅去开会，他忙着和我打完招呼，就急匆匆地走了。

舅舅刚出门，二奶奶就冲着晨耕说：“走！咱不干这腌臢活。”

“不，我要干饲养员。”

二奶奶拉起她的手说：“瞧你这双手，又细又嫩，哪能干这些粗活。”

晨耕身子一侧，把手抽回来，严肃地回答：“这正说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村头的喇叭响起来，招呼村里的青年们开会。晨耕和庆柱，向大队部走去。我回头一看马二奶奶却还站在那里，于是，我就当了义务宣传员，跟她讲了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

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进了饲养场。舅舅看见我，连忙搬凳子，切西瓜，在大槐树下摆开桌子招待我。我吃着蜜一样甘甜的西瓜，把路上的事告诉了舅舅。

舅舅叭哒了几口小烟袋说：“晨耕自打跟我喂牲口，又学配种，风言风语可不少，可她就象盘山上的石

头一样硬，不动半分心思，是个好孩子呀！”

我正听舅舅讲述晨耕的故事，只见她牵着黄马兴冲冲地回来了。舅舅接过缰绳问道：“遇上啥事啦，看喜得你脸上都开花了。”晨耕兴致勃勃地说：“县里办兽医训练班，我想去学习。”舅舅点着头说：“中，走，咱找支书合计合计去。”晚上，支部开了会，决定让晨耕进兽医班。

第二天，天蓝得象块透明的水晶，早晨的空气里还带着甜滋滋、清凉凉的气味。我和舅舅把晨耕送到蓟运河大堤上。舅舅一字一板地对晨耕说：“支部让你去学习，不光是为了发展大牲畜，还为的是让你带个头，把多少年的旧习惯给破了。”晨耕郑重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她弯下腰，抓住一棵小草连根拔下来说：“俺们知识青年就要做这拔旧根的人。”她手一甩，小草被扔到河里，被淹没在滚滚的激流中。

几年过去了，我转业到地方，在区革命委员会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去年秋天，上级让我去联系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于是我又重新踏上了蓟东平原的沃土。

汽车载着我在平坦宽阔的柏油路上飞驰，我那颗激动的心，一刻也不能平息。瞪大双眼，仔细地搜寻着当年覆盖着盐碱的土地。然而深秋的原野，象一幅美丽的锦缎展现在面前。火红的高粱，雪白的棉花，金黄的稻谷，一片连着一片，犹如空中的五彩云霞降落在大地上。

我登上蓟运河大堤，记忆中的小树苗，已长成笔直的白杨，高大挺拔，直到蓝天。我看到白杨，想起晨耕，几年中，她一定也象这白杨树，在阳光照耀下，在风雨斗争中成长。

走在平坦的大堤上，我远远望见绿树环抱的凌燕村旁，矗立着一座宏伟的扬水站。我觉得它象一座里程碑，记载着文化大革命的功绩。

一进村，我便看见在老槐树下，庆柱和两个姑娘正在张贴革命大批判专栏。三个人看见我，非拉我在大树下坐下来不可。没等我问，他们便打开话匣子，告诉我村里办起了政治夜校，晨耕、庆柱都当了辅导员。一个圆脸大眼的姑娘指着庆柱说：“要问晨耕呀，就找庆柱，他最清楚。”庆柱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脖根，他抓了抓头皮，裂开嘴笑笑，憨厚地说：“晨耕在村里干了五年多，全村男女老少谁不夸！这几年她入了党，又成了蓟运河边的第一个女兽医，还为咱队上发展了一大群牲口。你去看看，现在俺们村，除了拖拉机，就是一色的大骡子大马。”

村子里的千变万化使我更急于见到舅舅和晨耕，我离开了三个青年人，加快脚步，向饲养场走去。

这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地平线下，夕阳的余晖把天边的云彩染得烈焰般火红，饲养场也罩在美丽的晚霞之中。二十来匹膘肥体壮的骡马正在香甜地嚼着草料。

我站在院中，四下看看没有晨耕，只有一个小伙

子，穿着蓝布裤子、白上衣，戴一顶麦秸编的草帽，站在三尺多高的草垛上。光滑的桑木叉在他手中上下飞舞，一堆堆的草被掀落在地上。我走过去，问他晨耕在什么地方，小伙子转过脸，瞟了我一眼，咯咯地放声笑起来。随即，小伙子一纵身，象一只俯冲的燕子，轻盈地跳下草垛，我的双臂被一双有力的手激烈地摇晃着，摇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小伙子把草帽摘掉，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眼前原来是位朴实的健美的姑娘：浓黑的头发，梳成两个贴耳齐肩的刷子辫，红朴朴的脸上，嵌着乌黑发亮的眼睛。猛然间，我发现她那细长的眉毛中间，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我惊喜地叫道：“你变了，变得让人不敢认了。”

晨耕操着一口纯熟的乡音说：“变了，是变了，社会主义事业在飞速前进，人咋能不甩开膀子大步朝前跑！”透过她那闪烁着坚毅光芒的眼睛，我感到，火热的农村生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雨，使晨耕身上又注入了新的血液。

晨耕让我先休息一下，自己出去找舅舅。我就在草堆上坐下来，掏出毛巾擦擦汗水，心想要是晨耕能给即将来村的知识青年谈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那有多好。

一会儿，马二奶奶脚步匆匆地走进饲养场。她穿着雪白的夏布褂子，挎着个竹篮，显然是串亲戚回来。马二奶奶的眼眯着，嘴角向上翘，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她看晨耕不在，便比比划划地对我说：“这几年，我为晨耕可没少操心，这不为了她的亲事，我又跑了趟城里。俺们晨耕要是在城里攀上门亲，过不了几年，就又会回城市，我也能跟着去住几天呢。”

我听着她的话不对，说了几句，马二奶奶却不以为然，我正要和她争辩几句，晨耕回来了。她迎上去，把晨耕拉到一旁，眉飞色舞地说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晨耕收敛了笑容，没等马二奶奶说完，便把她那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的胳膊一挥说：“我要在农村安家，不走那条道儿。”马二奶奶却仍然嘻笑着说：“这可是大事，你再好好思摸思摸。”说完，离开了饲养场。

银盘似的月亮升起来，透过树木，把皎洁的月光斑驳地洒在地上。吃过晚饭，和老支书商量完安置青年的事后，我便向晨耕的住处走去。我推开秫秸夹成的排子门，看见三间新盖的青砖瓦房，屋里亮着灯，宽敞的窗户上清晰地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影。老人手中端着小烟袋，蹲在炕沿上，慢悠悠地说：“晨耕，你和庆柱好，我打心眼里支持，可这是一辈子的事，你要……”

屋里突然沉寂起来，随后，响起晨耕的声音：“我懂得您的心思，我愿意在咱庄户上安家，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又是舅舅的声音：“城里的中学生嫁给庄稼汉，这在咱庄上还是头一遭。象马二奶奶那样的人又会说闲话，你思想上可得有准备呀。”

“嗯。”晨耕点点头说：“有旧思想的人会想不

通，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和那些旧东西一刀两断。”

我似乎又看到了那张满是红光的面孔，那双闪烁着坚毅神情的眼睛，不由抬腿进了屋。我走进屋子一眼就看到迎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旁边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粗黑的字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着它，我好象找到了激流的源头，顾不得打招呼，就急忙开了腔：“晨耕，你就给新知识青年讲讲你在农村扎根干革命的体会吧。”未等晨耕开口，舅舅却先替她答应了：“中，要说这几年的农村生活，晨耕可有一肚子话呀。”

回到住处，我久久不能入睡。晨耕在农村安家，这是生活中的一件普通事情，然而却闪烁着时代的光华。它预示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将被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冲破。

夜间落了一场雨，房屋院墙上的尘沙都被雨水冲掉，显得格外洁净。地里的庄稼越发绿得可爱，一派生机勃勃。早晨，我担了一副桶，到蓟运河边去挑水，在扬水站前的大堤上碰上了马二奶奶。她脸上已经没有昨天那种笑容，两片薄嘴唇撅成干枣核。我看她这副样子便猜测到和晨耕的亲事有关。马二奶奶看见我，站住脚，把手里的包袱往地上一放，又气又急地说：“晨耕不回城里，偏偏要嫁到这庄户上，这闺女，咋这傻？”

“在庄户上安家，在农村干一辈子有啥不好？”舅舅一边说着一边和晨耕走到我们面前。他看到马二奶奶

的包袱又问：“这是干啥去？”

马二奶奶看了晨耕一眼，见她很平静，不觉气哼哼地说：“进城。这几年里晨耕喂牲口学配种我没管，让她上大学她不去，我也没管。成家立业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不能不管了，我找她妈去，让她……”

“我妈早就同意我在农村安家了。”晨耕截住了马二奶奶的话。

“啥？”马二奶奶一愣，紧接着说：“我不愿意！我不能看着你嫁个庄稼汉，门不当，户不对。”

“你脑子里还有不少旧戏文，总觉得种地的比不上做工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就批判过这种论调，你还不快点扔掉这些旧思想。”晨耕话音不高，却很严厉。

“俺们年青时都想上城里去，离开这苦洼。”

舅舅用小烟袋点点马二奶奶说：“那年头和现在可不一样。就说你吧，那年蓟运河发大水，淹了咱大洼，要不是地主老财逼着你家交租子，你爹娘舍得把你卖给戏班子？”

马二奶奶听了一句话没说，慢慢地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停了半晌，她又问晨耕：“你真愿过一辈子庄户日子？”

晨耕这时很激动，她脸上涨得通红，胸口一起一伏地说：“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秋天下几场雨，地里就尽是水。后来支书动员我们知识青年和村里的青年，组织起青年突击队，向大寨学

习，和乡亲们一起改土治碱，开沟挖渠，建扬水站，才甩掉了咱庄后进队的帽子。这五年，我喝惯了蓟运河的水，和这树木一样，根扎在这了，离不开啦。”

舅舅拿起马二奶奶的包袱递给她 说：“这些新道理，你到政治夜校多学习学习，就会明白啦。”

马二奶奶拿着包袱走了。晨耕提出来晚上政治夜校讲课时，要结合这件事召开一次生动、具体的批判会。

春天到了，桃红柳绿，蓟运河水欢畅地流淌着。地里的麦子长了有一尺多高，绿油油的，把田野装扮成绿色的海洋。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送一批知识青年，来到蓟运河畔。一下汽车，就看见舅舅带着晨耕、庆柱和几个社员赶着三挂大车来接我们。

我坐上晨耕的车，只见她把胳膊一挥，“叭”的一声，鞭梢闪电般掠过马鬃，大车飞快地跑起来。我问晨耕什么时候喝她的喜酒，晨耕爽朗地笑道：“就在今天！我妈也赶来了。”我有些惊异。晨耕笑着说：“为了欢迎他们这些新战友，我们特意选定了今天这个日子。”

大家赞许地议论着。这时各辆车上都充满了欢笑声。歌声、话声、笑声，汇合在一起，在空中回荡着。春色显得更浓了。

青春似火

何维寿

—

树影儿东斜，晌午歪了。李演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立峰，还蹲在玉米试验田里。他手拿着笔记本，头戴着一顶褪色的旧草帽，一会儿扬起双眉，瞪大眼睛，细心观察丰产一号和反修一〇五号玉米的生长情况，一会又掏出笔来沙沙地在笔记本上写着。

伏天的太阳，象团火，蒸烤着大地。高立峰那黑里透红面颊，淌着汗水，小褂湿透了，贴在身上，双脚踩在滚热的松土里，身后留下一串串脚窝。忽然，他双眉一皱，喃喃地说：“不行，得想个法子，父本、母本照这长势发展下去，就要花期不遇，一年的时光，就会白白浪费。”

咚咚咚，一阵脚步声后，传来了一串爆豆似的话语：

“哈哈，老远瞧见试验田里蹲着一个人，我想可能是你。猜着了。看你这劲头，又在琢磨个啥？”

高立峰抬头一瞅，原来是县农技站技术员许杰。他摘下头上的旧草帽，挎在胳膊上站起来，跨前一步，把